

以《天龍八部》為例論金庸小說中的兩性關係

周淑媚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摘 要

愛情之所以能成為文學藝術永恆的主題，正是因為作家永遠寫不完，理論家永遠道不清之故。金庸筆下的江湖兒女，無論正邪人物的愛都有其執著的生命、人性情調，而命運的播弄，狂喜窮哀，幾乎體現人類之情的全部歡樂和苦難。

本文以《天龍八部》為例，試圖從現代心理學的視角來解析金庸所構築的甚具現代況味的兩性關係，以期提供另一較中國式而又擺脫現實長期飯票主義的愛情類型。同時針對愛情受挫且無法取得主體平衡者，近一步分析其心理結構，從而揭示人類亙古不變的共通的愛情心理的奧秘。

關鍵詞：天龍八部、江湖情結、愛情風格、自戀型人格異常

一、前 言

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主因愛情現象能幅射出較廣泛的社會關係和生活內容，更因兩性關係是人類無法避免的人生基本現象。兩性關係除廣義的天倫親情外，狹義的是專指男女間的愛情、婚姻和性三種關係。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在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格局的制約下，婚姻吞沒了愛情，著重強調兩性關係的道德義務，較少關注男女雙方的幸福。一則西方神話和一則中國志怪故事說明各自所代表的男女關係和命運的差別：西方神話中愛神丘比特專司愛情，將愛情之箭射向人的心靈，使中箭者歡愉或痛苦，強調感情，訴諸心靈；而中國志怪故事<定婚店>中，執掌人間婚姻的月下老，卻是將一條赤繩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則終不可避。

在古代禮法習俗和宗法制度的文化格局下，兩性關係只能有倫常義務的結合，且在宗法制度尊長的絕對權威下，不可能有男女雙方對等人格接受的愛情，因而愛情成爲人間稀有珍貴的現象。人生中的愛情如此稀罕，於是文學中出現

歌詠稀有愛情的詩章，及因愛情匱乏而求諸超人間的幻想世界的感情補償，如人神戀、人鬼戀、異物戀等；而社會關係決定悲劇的承擔者大多是女性。武俠小說的背景主要是古代社會，然其間女性卻能得到平等地位；在以古代社會為背景的武俠小說中，「絕不歧視女性和低估女性力量」。¹金庸小說中的男女關係更是「通過男女平等的虛構，直接進入純粹的愛情的核心領域，直接而真實地刻畫愛情主人翁們的種種真實的形態與神態。」²他不僅是武俠聖手，亦是言情高手，在他的每一部小說中的情愛故事都是整個作品的核心或重要組成部分。男女間有同有異，然個別差異遠甚性別差異，其表現在對男女關係，尤其是愛情態度的差異性上更趨顯著。金庸寫情之所以成功，正在於他對男女關係有著深刻且獨到的理解。

談到情，金迷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有「情書」之稱的《神鵰俠侶》，正因如此，有關《神鵰俠侶》情愛糾葛的論說亦可謂汗牛充棟，自不再贅言。本文另尋出路，

選取金書號稱人物眾多，頭緒紛繁，場面闊大，背景複雜的《天龍八部》，試圖

從現代心理學的視角來解析金庸所構築的甚具現代況味的男女關係。

二、江湖兒女情

清以前的武俠小說大多有「英雄不好色」的觀念，新派武俠則重筆寫情，甚至連佛門中人亦不乏因情迷性者。江湖世界波譎雲詭，浪跡其中的江湖兒女更以超越禮法、禁忌、世俗觀念來鋪灑其俠骨柔情，無論正邪人物的愛都有執著的生命、人性情調，且命運播弄，狂喜窮哀，幾乎體現人類之情的全部歡樂和苦難。

（一）生死戀

由於人們崇敬至死不渝的堅貞愛情，毫無例外，在愛情現象中多少都帶有悲劇色彩，所謂「情歸造化，造化弄人」。社會道德觀、文化觀，決定悲劇的

1 見倪匡，《三看金庸小說·前言》，頁13。

2 陳墨，《情愛金庸·引言》，頁9。

承擔者大多數是女性，是以小說中生死不渝的悲劇主角大多數是女性，而弱者
的女人往往在愛情中表現得特別大膽堅強，甘於將生命投入愛情。

金庸小說中的愛情故事，無疑大多具有傳奇色彩，然其目的不在浪漫，而
在揭示人性及對現代人生與愛情的一種象徵與啓示。若說郭靖和黃蓉的愛情是
人間最佳配偶、最完滿姻緣的典範，即愛情美滿的「正格」，則金庸最理想的一
對愛人可能是蕭峯與阿朱。他們是相約定百年的一對情侶。一個是金庸筆下
最有氣勢的丐幫幫主，豪氣干雲，機敏過人，是比郭靖更真實性格的男人，他
所體現的是男性的理想。一個是姑蘇慕容家的丫頭，嬌俏婉約，慧黠過人，比
黃蓉更多一分女性溫柔，她對蕭峯的愛是純然的崇拜與依戀。磊落陽剛的蕭峯
配深情柔婉的阿朱，是武俠小說中極度理想化的愛情組合。

如果蕭峯仍然是幫主，阿朱依舊是丫頭，則兩人情緣恐很難發展。杏子林
中，災變陡生，喬幫主一夕成爲人人所唾棄的契丹人蕭峯；突來的變異伏下
日後再見阿朱的契機。精靈頑皮的阿朱異想天開巧扮蕭峯救丐幫群豪，再裝和
尙入少林寺盜經，以致身受重傷，蕭峯不顧一切帶著阿朱勇闖聚賢莊求治薛神
醫；自是阿朱感激不已，情懷暗藏，情苗深種。

蕭峯是個知情達意的漢子，但他畢竟是江湖豪客，不太會表現感情。他甘
冒奇險將阿朱送到聚賢莊，初始只因：

他心中好生看重慕容復，愛烏及烏，對他的侍婢也不免青眼有加。心想：

「她所以受此重傷，全係因我之故。義不容辭，非將她治好不可。」（頁
785）

阿朱只不過是道上邂逅相逢的一個丫頭，跟她說不上有甚麼交情，出力
相救，還是尋常的俠義之行，……我盡力而爲到了這步田地，也已仁至
義盡，對得住。 （頁 838）

雁門關外相逢，阿朱初顯女兒情懷，「縱身撲入他的懷中」，告知在此已候他
五日五夜，「幾句話說得斷斷續續，但話中充滿了喜悅安慰之情，喬峯一聽便
知她對自己已不勝關懷。」（頁 850）

喬峯叫道：「喂，阿朱，阿朱，你幹甚麼？」……喬峯見她神色奇異，
道：「阿朱，你有甚麼難言之隱，儘管跟我說好了。咱們是患難之交，
同生共死過來的，還能有甚麼顧忌？」（頁 851）

其後蕭峯錯怪阿朱殺其父母、師父，心下歉然，阿朱柔聲道：「喬大爺，不管你對我怎樣，我這一生一世，永遠不會怪你的。」（頁 857）待蕭峯確知自己是契丹人，遣阿朱離去，阿朱心中惶急，恐蕭峯回歸漠北，從此不踏入中土，情不自禁說道：

你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對我全無分別。（頁 863）

喬大爺，你若撇下我而去，我便跳入這山谷之中。阿朱說得出做得到，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漢，瞧不起我這低三下四的丫鬟賤人，我不如自己死了的好。（同上）

落難蒙塵的英雄與年輕明亮的少女，千里同行，日夕相親，追查著時代不容許的悲涼身世，直至天台山互通心曲：

蕭峯大聲道：「蕭某得有今日，別說要我重當丐幫幫主，就是叫我做大宋皇帝，我也不幹。……」（頁 893）

蕭峰哈哈大笑，說道：「從今而後，蕭某不再是孤孤單單、給人輕蔑鄙視的胡虜賤種，這世上至少有一個人……有一個人……」一時不知如何說才是。阿朱接口道：「有一個人敬重你、欽佩你、感激你、願意永遠永遠、生生世世、陪在你身邊，和你一同抵受患難屈辱、艱險困苦。」（同上）

蕭峯原欲放棄一切權位仇恨，與阿朱到雁門關外騎馬打獵，牧牛放羊，卻因個人性格：阿朱受傷時曾央求他講故事，他說了一個鄉下孩子的故事，透露出這位豪氣萬丈豪情千般，不為色、利、名、權所誘的俠義人物，³終究還是個血肉真實的人，他說：「那也不單因為他踢我媽媽，還因他累得我受了冤枉。……我生平最受不得給人冤枉。」（頁 795）正因這「生平最受不得給人冤枉」性格因素，決定了「塞上牛羊空許約」的悲劇命運。

（二）緣與癡

1. 說情緣

人生萬象，世事紛繁之中，總有一些機會、巧合，使人們遇見他想遇見的，得到他想得到的；或者遇見他不想遇見的，得到他不想得到的，凡此皆謂之「因

3 詳溫瑞安，《天龍八部欣賞舉隅》，頁 7。

緣」。所謂因，是指愛情產生的原因，是以自己的內心為出發點，而衍生出愛情的動力，是主觀的先天的條件。所謂緣，則指人、事、時、地、物等外在環境狀況的配合；緣不止停留在自己位置，而是牽涉到與對方、時空環境的互動。有因，不一定有緣；有緣，也不一定有因，這就是世間因緣的錯綜吊詭。⁴

金庸小說不凡處，正是在有緣無緣和有情無情之中，揭露出男女關係中的幸與不幸，展示人物的個性心理和行為特徵。《天龍八部》中即寫盡世間因緣，如「有因無緣」的王語嫣與慕容復，兩人是青梅竹馬的表兄妹，為了表哥，她熟讀武林秘笈，好與表哥在一起能說到一塊兒；為了表哥，她離家出走，表哥到哪，她就到那；她心中有表哥，一如段譽心中有她。而慕容復到底愛不愛王語嫣？溫瑞安說他無情，不重美色；⁵陳墨說他是個欲者，要借西夏之兵謀復國之道，非娶西夏公主不可，寧可為了「王霸雄圖」的大欲割捨王語嫣的一片癡情。⁶實則慕容復亦會心動，為王語嫣的柔情所感；在西夏的枯井旁，王語嫣軟語央求，慕容復抱著她溫軟的身子，想到自己和她青梅竹馬的情份，不由心神盪漾，伸手輕撫她頭髮。然終究前程堵死情緣路：⁷

慕容復心中「私情」和「大業」兩件事交戰，遲疑半刻，終於搖了搖頭。王語嫣萬念俱灰，仍問：「你一定要去娶那西夏姑娘？從此不再理我？慕容復硬起心腸，點了點頭」……慕容復知她要去尋死，走上前一步，伸手想拉住她手臂，口中想呼：「不可！」但心中知道，只要口中一出聲，伸手一拉，此後能否擺脫表妹這番柔情糾纏，那就難以逆料。（頁1091）

「緣不可恃，但是，情緣可惜。」段譽初涉江湖，遇得嬌俏可人的鍾靈，卻身陷神農幫，為救鍾靈，再遇冷香秀麗的木婉清；木婉清恪遵師命，「天下男子個個負心」，倘有人見到她的臉，若不殺他，便須嫁他。段譽是第一個看見她臉的男人，敢愛敢恨的木婉清對段譽傾心，情難自禁，奈何「情哥哥」變成「親哥哥」，此打擊直教她柔腸寸斷。段譽、鍾靈、木婉清初始不可謂無緣

4 詳莊慧秋等，〈談「因」說「緣」〉，《中國人的姻緣觀》，頁164-5。

5 詳溫瑞安，《天龍八部欣賞學隅》，頁47。

6 見陳墨，《情愛金庸》，頁205-6。

7 詳莊慧秋等，〈情緣可惜〉，《中國人的姻緣觀》，頁155。

，只不過不是情緣而是一段由段正淳所造之孽緣，雖則最後出現身世大逆轉，然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宿命顯已戰勝宿緣。

言及宿命，段譽未遇王語嫣前有一段類似的奇遇。在無量崖下的山洞中，發現一座白玉彫像，段譽「神馳目眩，竟如著魔中邪，眼光再也離不開玉像，說道：『不知神仙姊姊如何稱呼？』」（頁67）後來碰到王語嫣，「但見眼前這少女除服飾相異之外，臉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膚色、身材、手足，竟然沒一處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復活。他在夢魂之中，已不知幾千幾百遍的思念那玉像，此刻眼前親見，真不知身在何處，是人間還是天上？」（頁504）王語嫣與「神仙姊姊」的形象完全疊合，自此段譽「向來癡，從此醉」。

2. 論情癡

人皆云段譽癡，王語嫣初遇時也還道他是個瘋子。關於段譽的性格，書中有一段敘述相當生動：

爹爹媽媽常叫我「痴兒」，說我從小對喜愛的事物痴痴迷迷，說我七歲那年，對著一株「十八學士」茶花從朝瞧到晚，半夜裏也偷偷起床對著它發呆，吃飯時想著它，讀書時想著它，直瞧到它謝了，接連哭了幾天。後來我學下棋，又是廢寢忘食，日日夜夜，心中想著的便是一副棋枰，別的甚麼也不理。（頁61-2）

佛家戒癡，「癡」被視為邪毒迷惑。分而察之，癡有三義，一曰呆，二曰狂，三曰迷。情癡之癡，兼此三義，以愛為核心，以呆為神情，外露為狂，內感為迷。乃是一種忘卻世俗常理常情的心理狀態。⁸歐陽脩〈玉樓春〉詞：「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即情之癡的最佳註腳。

段譽之「癡」可謂一絕，先「癡」於理，不學武功，專心學佛，卻又要行走江湖處強出頭與人「說理」；後「癡」於情，為了王語嫣，連名譽、身分、英雄、好漢，皆可棄之如敝屣。⁹就情而言，段譽可謂金學中的賈寶玉，是情種亦是情癡。他的癡情不同於世俗之色情，段譽愛女子，最動人處在純情至真。他癡癡地奉獻著愛，追求情投意合、兩心相悅的江湖兒女之至情，他從不非禮，

8 見子旭，〈「紅樓」情癡抱恨長一說「癡」〉，《兒女情長話紅樓》，頁31。

9 見陳墨，《賞析金庸》，頁244。

也不因醋意而生怨，更甚者他的愛完全無私，不求回報，一心一意只為對方設想：

眼見到她楚楚可憐之狀，只覺但教能令她一生平安喜樂，自己縱然萬死，亦所甘願，不由得胸間豪氣陡生，心想：「適才我只想，如何和她在荒山孤島之上，晨夕共與，其樂融融，可是沒想到這『其樂融融』，是我段譽之樂，卻不是她王語嫣之樂。我段譽之樂，其實正是她王語嫣之悲。我只求自己之樂，那是愛我自己，只有設法使她心中歡樂，那才是真正的愛她，是為她好。」（頁1888）

段譽道：「我當晚以大義，向他點明，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夫婦間情投意合，兩心相悅。」……「我自必多方勸導，要慕容公子不但消了做西夏駙馬之念，還須及早和姑娘成婚。」王語嫣道：「你這麼做，又為了甚麼？於你能有甚麼好處？」段譽道：「我能見到姑娘言笑晏晏，心下歡喜，那便是極大的好處了。」（頁1889）

眼見王語嫣又是淚水盈盈欲滴，只覺便是為她上刀山、下油鍋，也是閒事一椿，一挺胸膈，說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讓我去做西夏駙馬。你表哥做不成駙馬，就非和你成婚不可了。」……王語嫣道：「你剛才說，也不知那西夏公主是美是醜，是善是惡，你卻為了我而去和她成親，豈不是……豈不是……太委屈你了？」段譽當下便要說：「只要為了你，不論甚麼委屈我都甘願忍受。」但隨即便想：「我為你做事，倘若居功要你感恩，不是君子的行運。」便道：「我不是為了你而受委屈，我爹爹有命，要我設法娶得這位西夏公主。我是秉承爹爹之命，跟你全不相干。」（頁1890）

現實的鬆緊決定愛情的興衰，社會愈現實，愛情理念就愈實際；是以在愛情道路上，妥協者也就永遠比烈士多。無疑地，段譽是愛情道上的烈士，他忠於所愛，執著無悔地追求，最後終於在「枯井底，污泥處」成就因緣相契的美滿結局。

（三）愛與性

現代心理學闡述男女的關係如是說：「生理上『性』的激情，與心理上『愛』的親密，及社會上『婚姻』的承諾，彼此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愛使人生更有

意義，性提供吸引力，婚姻則加強關係的穩定性，使人的世界更加美麗。」¹⁰ 愛情有三個要素：性、理想、責任。性是一種自然的生理過程，有別於親子間「母愛」的縱的關係，「性愛」是一種橫的聯繫；理想則體現男女關係中崇高的情感，寄託人們對人生的追求；責任是愛情的社會內容，人類的愛情之所以不同於動物的性慾，就在於愛情的社會性，是以人們在愛情行為中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

陳墨說：「金庸小說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寫男女愛情，而對婚姻和性則寫得較少。」¹¹ 雖則金庸對性的描寫十分含蓄且較少著墨，然而在《天龍八部》中他卻大膽地安排從未見過面的虛竹和西夏公主，在互不知對方名字的情況下，於冰窖中不由自主地發生性關係後，彼此間難以忘懷。虛竹是個少林和尚，而禁慾最嚴格的莫過於宗教，森嚴的戒律禁錮了僧尼道士與異性的接觸：

虛竹今年二十四歲，生平只和阿紫、童姥、李秋水三個女人說過話，這二十四年之中，只在少林寺中唸經參禪。但好色而慕少艾，乃人之天性，虛竹雖然謹守戒律，每逢春暖花開之日，亦不免心頭蕩漾，幻想男女之事。只是他不知女人究竟如何，所有想像，當然怪誕離奇，莫衷一是，更是從來不敢與師兄弟提及。……

虛竹所習的少林派禪功已盡數為無崖子化去，定力全失，他是個未經人事的壯男，當此天地間第一大誘惑襲來之時，竟絲毫不加抗禦，將那少女愈抱愈緊，片刻間神遊物外，竟不知身在何處。那少女更是熱情如火，將虛竹當作了愛侶。（頁 1536-7）

虛竹第一次擋不住誘惑「破戒」後，不由得又悔恨，又羞愧，便圖自盡，卻又想起自戕性命，乃佛門大戒，「他倚在冰塊之上，渾沒了主意，心中自怨自責，卻又不禁想起那少女來，適才種種溫柔旖旎之事，綿綿不絕的湧上心頭。」（頁 1538）「兩人第三日相逢，迷惘之意漸去，慚愧之心亦減，恩愛無極，盡情歡樂。……這三天的恩愛纏綿，令虛竹覺得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極樂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別求解脫？」（頁 1541）凡此說明「僧人與俗人的差別，只

10 見江漢聲、晏涵文主編，《性教育》，頁 20。

11 見陳墨，《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頁 548。

是有戒與無戒而已，其實人性是相通的。」¹²

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向來是抑制男女之情的充分發揮，對情感的宣洩採取一種壓抑的方式，男女之防在中國不僅歷史悠久且牢不可破。在正常愛慾情感必須被強迫抑制的文化氛圍下，高明的小說家寄情於夢，以夢來寫心傳情，使多情兒女們在現實世界不可能實現的心事，在夢中展現，得到願望的一種滿足。金庸突破了歷來小說以鬼神託夢的俗套，借夢寫情，情中有夢：

「好哥哥，我到底是不是在作夢？要是說夢，為甚麼我清清楚楚知道我抱著我？我摸得到你的臉，摸得到你的胸膛，摸得到你的手臂。」（頁1539）

「說是夢，又不像夢，又像是夢。昨天晚上做了這個奇夢，今兒晚上又做，難道……難道，我真的和你是前世因緣麼？」……「我怕你一出口，我這場夢便醒了。你是我夢中情郎，我叫你『夢郎』，夢郎，夢郎，你說這名字好不好？」……虛竹道：「我……我跟你一樣，也是又快活，又害怕。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潔的身子，死一萬次也報答不了你。」那少女道：「千萬別這麼說，咱們是在做夢，不用害怕。你叫我甚麼？」虛竹道：「嗯，你是我夢中的仙姑，我叫你『夢姑』好麼？」那少女拍手笑道：「好啊，你是我的夢郎，我是你的夢姑。這樣的甜夢，咱們要做一輩子，真盼永遠也不會醒。」（頁1540）

一個平日一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也要害羞的端麗秀雅的公主，莫名其妙被擄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冰窖中，「便心神蕩漾，不由自主」，只當自己身在幻境；一個外表醜陋，鼻孔上翻，雙耳招風，嘴唇甚厚的小和尚，明知色戒不可犯，「當天地間第一大誘惑襲來之時」，卻又不由得慾念躁動。現實世界這兩人是互不交叉的平行線，但在黑暗的寒冰地窖中，夢幻似真，真實如夢，男女之間的關係直可簡單地被理解為純粹的兩性關係，管他出身、地位、容貌。

（四）江湖情結

情結是一種無意識的心理衝突，由一種被壓抑的情感力量所導致。現代心理學所謂「情結」，是由精神分析家提出的專門術語；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 G.

¹² 見陳墨，《金庸小說人論》，頁185。

Jung) 認為情結「是隨著一個共同主題所組織起來的情緒、記憶、知覺、以及欲求的模式和核心。」¹³ 它存在於個人潛意識中，藉由透過各種方式來影響人的思考與行為，情結決定這個人將如何理解世界。江湖多情兒女，多是些悲情、苦情人，常被某種愛的情結糾葛纏繞，不得解脫。

1. 三角戀

古代中國男女社交狀態封閉，限制了女性對象的選擇性，且少有男女雙方的直接接觸從而興起的感情波瀾，因此在愛情行為中多角關係的糾紛缺少現實根據，若有也只是妻妾間爭寵、固寵的紛爭。金庸武俠人物所處的時代，大可獨享齊人之福，或如鎮南王妃臨終時對段譽所說：「你爹爹的那些女兒，甚麼木姑娘哪、王姑娘哪、鍾姑娘哪，你愛那一個，便可娶那個……這許多姑娘，你便一起都娶了，那也好得很。」（頁 2039）然而其中除韋小寶外，其所表現出的婚戀觀大都屬於現代的，不但形式上是一夫一妻，在情感上也多強調專一。

三角習題原是愛情小說的專利，新派武俠小說亦不遑多讓。金庸小說中的三角戀愛，除當事人的糾葛起伏外，往往又關聯到幫派門戶乃至整個武林。《天龍八部》中的江湖兒女選擇和處理多角戀愛的模式，略可分為以下三種：

趙錢孫（男）→譚婆（女）↔譚公（男）

童姥（女）→無崖子（男）↔李秋水（女）

游坦之（男）→阿紫（女）→蕭峯（男）

三個江湖上只知名號不記其姓名的武林高手；趙錢孫與師妹小娟同窗共硯，兩心相悅，不料師妹卻移情別戀嫁給譚公，成了譚婆，終身不娶的趙錢孫始終不明白譚公憑什麼能獲得小娟的芳心？直至白髮滿頭，齊赴丐幫之約，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之所以失去小娟，不是什麼重大原因，只不過譚公有一門「挨打不還手」好處而已。趙錢孫追憶惜日情事：

這小師妹脾氣暴躁，愛使小性子，動不動便出手打人，自己無緣無故的挨打，心有不甘，每每因此而起爭吵，一場美滿姻緣，終於無法得諧。

這時親眼見到譚公逆來順來，挨打不還手的情景，方始恍然大悟，心下痛悔，悲不自勝。……趙錢孫喃喃自語：「我這蠢材傻瓜，為甚麼當

13 陳正文等譯，《人格理論·Carl Jung》，頁 103。

時想不到？學武功是去打敵人、打惡人、打卑鄙小人，怎麼去用在心上人、意中人身上？打是情、罵是愛，挨幾個耳光，又有甚麼大不了？」（頁 650-1）

這個小娟「愛使小性子，動不動便出手打人」，趙錢孫或是不懂女性心理，或是出於意氣之爭而不讓，才與心愛的人失之交臂，誠可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虛竹之初見無崖子，「只見他長鬚三尺，沒有一根斑白，臉如冠玉，更無半絲皺紋，年紀顯然已經不小，卻神采飛揚，風度閒雅。」（頁 1333）再加上他才高萬丈，無所不通，致使天山童姥和李秋水為之情孽糾纏數十年，然而無崖子到底愛誰？他當然看不上雖有成熟心智卻對應稚嫩身形的師姊。身有殘疾，愛情又無望的童姥，性格因此產生變異，她憎恨所有的男人，其所執掌的靈鷲宮是一切不幸女性的避難收容所；心理上的變態，讓她將滿腔怨憤發洩到死對頭李秋水和一千無辜之人身上，甚至強迫虛竹破戒還俗。至於李秋水和無崖子，兩人曾在無量山「瑯嬛福地」有過一段甜蜜日子，並生下一女嫁與姑蘇王家，然恩愛的情人卻有難圓的結局；無崖子竟愛上自己手雕的玉像，玉像究竟有多美，書中引用莊子之言來形容：「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頁 68）聰明絕頂卻又癡得絕頂的無崖子，癡迷上自己的藝術傑作，李秋水為此招來許多俊秀少年郎君調情，想讓無崖子再關心她、愛她，但適得其反，最後無崖子一走了之。

蕭峯自失手打死阿朱後，他的心亦隨阿朱一起死去，決意不再涉男女之情，儘管阿紫對他儂情至深，蕭峯卻郎心似鐵，阿紫的愛注定是沒有回報。對阿紫而言，或許視他人生命如草芥，然她心裡永遠有一個最重要的人，是值得她用性命去交換的，她曾在蕭峯責備她無故地接受游坦之的眼睛時說道：「姊夫，你的眼睛倘若盲了，我也心甘情願將我的好眼睛換給你。」（頁 2073）可真正的愛情是美麗而又崇高的，她佯死發毒針暗算蕭峯，為的是讓他長陪在自己身邊；穆貴妃給她一瓶聖水，說喝了蕭峯就會永遠喜歡她，娶她為妻，其實是毒藥。從小在邪魔歪道充斥的星宿派中薰陶成長的阿紫，個性乖僻，自私任性，哪裡懂得用正確方法去愛人，只道姊夫可以永遠留在身邊就好。至於游坦之對阿紫的迷戀，更教人驚心動魄；一切只為討阿紫開心，只要她一個拍手大笑，猛獅、

人薦，都不算什麼，甚且捨命幫阿紫練功，最後還把眼睛給阿紫，而他卻從此失去她，但他哀怨的眼神也從此在阿紫的眼中流露，最後當阿紫抱著蕭峯的屍體墜下雁門關的深谷，失卻人生目標的游坦之亦跟著跳下，因為「他活著是為阿紫，受苦是為阿紫，做大英雄做幫主做小人做壞人，都是為阿紫。」¹⁴

總括而言，三角習題無關負心，一切情歸造化，而偏偏造化總是弄人。

2. 婚外情

中國社會自古有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的諺語，顯示出人性與制度間的衝突。傳統家庭制度要求夫妻間的關係是「相敬如賓」的態度，故真愛不易維繫。有關婚外韻事所佔的比例，包括男女兩性的差異，現代心理學並無明顯的資訊，一般而言，研究人員相信丈夫外遇的比率高於妻子。¹⁵ 婚外情的原因不一而足，¹⁶《天龍八部》中，王爺和情婦、王妃和叫化子，乃屬尋求情感的滿足與報復的最佳寫照。

一個不將親密關係視為獨佔的人，較易擁有婚外情。大理段二具有一切風流的條件，他神態威猛，濃眉大眼，肅然有王者之相；又是大理皇帝的弟弟，聲望地位崇高；再加上他武功高超，極易打動江湖女子的心。然如此優異的外在條件並非段正淳縱橫情海的最大法寶，他之所以能在毀壞婚姻生活所構築的「獨佔性」親密關係的原則下，尚可擄獲眾家女子的芳心，最重要的秘訣在於他比《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更早練就勾引女人的五大絕招「潘、驢、鄧、小、閒」中的「小」與「閒」。所謂「小」、「閒」是指細心與耐心。有細心常能讓女人不自覺的受到感動，而死心蹋地的認為只有這個男人對她好；有耐心則可發揮皮賴的精神，讓女人無所遁逃於股掌中。這兩種功夫是男人在追求女人時，能否營造浪漫氣氛的不二法門。¹⁷ 段正淳不僅做到且發揮至極致。他隨口叫刀白鳳「鳳凰兒」；喚甘寶寶「親親寶寶」；在秦紅棉耳邊低聲道「修羅刀

14 見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頁 169。

15 詳諾曼·古德曼著，陽琪、陽琬譯，《婚姻與家庭》，頁 171。

16 《婚姻與家庭》一書中將婚外情的原因歸納為：娛樂性、尋求多樣化的性經驗、尋求情感的滿足、渴盼羅曼史、好奇、友誼、反叛、報復、配偶的鼓勵。

17 見乃榕，《超HIGH的金庸人物》，頁 28。

下死，做鬼也風流」；送給阮星竹嵌著她名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寧」、「湖邊竹，盈盈綠，報平安，多喜樂」的金鎖片；呼王夫人為「阿蘿」，記住當年會送她一朵曼陀羅花；把馬夫人的舊手帕收藏在懷裡，還憶及她髮上的茉莉花香。段正淳雖然花心，但他對每個女人卻又是真心的，所以不但隨身攜帶與每個情婦的定情之物，記得當年說過的甜言蜜語，且在這些女人相欲搏殺之際，猶仍分不清到底愛誰多一些。金庸在書中極力地將其塑造成風流情種而非採花淫賊，說他：

雖然秉性風流，用情不專，但當和每一個女子熱戀之際，卻也是一片至誠，恨不得將自己的心掏出來，將肉割下來給了對方。（頁 2036）

他容易討得女子歡心，這套本事也是重要原因，令得每個和他有過風流孽緣的女子，都相信他真正愛的便是自己，只因種種難以抗拒的命運變故，才無法結成美滿姻緣。（頁 1004）

浪漫與愛慾讓段正淳尋得情感上的滿足，可是樂極生悲的結果，不但所有的女人要為他拼命，他自己也命喪其中。更甚者他的元配夫人刀白鳳，為了他不絕的拈花惹草，背棄了他們的盟誓，忿而採取作賤自己的報復方式：「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別處。你們和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欺負我……我一定要報復，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頁 2013）「我要找一個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男人來和他相好。你是王爺，是大將軍，我偏偏去和一個臭叫化相好。」（頁 2014）以段正淳皇子之尊，多蓄內寵原亦尋常。然刀白鳳是雲南擺夷大酋長的女兒，擺夷人自來一夫一妻，刀白鳳更自幼尊貴，不許段正淳娶二房，她藉著糟蹋自身報復段正淳的不忠，將姑蘇慕容氏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獨門功夫發揮得淋漓盡致。

3. 不倫戀

在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裡，少林寺不僅是佛門聖地，同時是天下的武學重鎮，少林僧人自當清心寡欲，摒除邪思淫念，對於男女情愛更在禁絕之列。然《天龍八部》中，武學泰斗少林住持方丈玄慈大師，竟脫軌犯戒，與「四大惡人」中的「無惡不作」葉二娘有段情緣，更生下一子虛竹。這段不倫之戀隨著蕭遠山的蓄意報復而暴露，為維護佛門清譽，玄慈自懲少林戒規，杖責二百棍

後自絕經脈。不同於金庸其他小說中因情迷性而成魔的癡情女，葉二娘對於只願自己聲名前程，全不顧念到她未嫁生子，孤零飄泊江湖的玄慈仍思念不已，是以當蕭遠山迫她說出情郎是誰，葉二娘始終不肯透露，她說：

「我不能嫁他的。他怎麼能娶我為妻？他是個好人，他向來待我很好。是我自己不願連累他的。他……他是好人。」言辭之中，對這個遺棄了她的情郎，仍是充滿了溫馨和思念，昔日恩情，不因自己深受苦楚、不因歲月消逝而有絲毫減退。（頁1773）

惡名素著的葉二娘對她當年的情郎這番情深義重，不禁使得處處留情的段正淳大起疑心：「我所識女子著實不少，難道有她在內？……倘若當真是我累得她如此，縱然在天下英雄之前聲名掃地，段某也決不能絲毫虧待了她。」（頁1774）幸得玄慈當眾承認，否則大理段二莫名徒增一筆風流帳。

玄慈與葉二娘分別二十餘年，一則因私情無法與人言，再則玄慈的身份不能言，葉二娘守著天大的秘密，想夫想子，終至性格變態，以殘殺嬰孩為樂。二人再見面，饒是修持有道的高僧，亦不免兒女情長：「二娘，既已作下了惡業，反悔固然無用，隱瞞也是無用。這些年來，可苦了你啦！」葉二娘哭道：「我不苦！你有苦說不出，那才是真苦。」（頁1780）一個地位崇高的和尚思凡，本就比常人需加倍的意志力去壓抑、圍堵澎湃的情慾，葉二娘能懂玄慈真苦，這份相知相惜之情，堪稱人間難得；惟玄慈大師竟參不透情緣，以解脫為樂：「過去二十餘年來，我日日夜夜記掛著你母子二人，自知身犯大戒，卻又不敢向僧眾懺悔，今日卻能一舉解脫，從此更無掛罣恐懼，心得安樂。」說偈道：「人生於世，有欲有愛，煩惱多苦，解脫為樂！」（頁1786-7）

其實玄慈可以有另一種選擇，不必死。正如他對葉二娘所言：「痴人，你又非佛門女尼，勤不破愛慾，何罪之有？」（頁1786）實則縱佛門中人，有欲有愛，亦何惡之有？二人已錯失二十餘年恩愛的夫妻生活，倘玄慈能拋卻聲名，放下身份，在受過杖責後，攜著二娘飄然遠去，或可安享幾年「紅塵俗事不到我」的家庭生活，稍稍撫慰葉二娘多年來別夫失子的哀怨悽苦。

4. 單戀

情，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只要你肯付出，就擁有愛情；只要你肯接受，也會擁有愛情。愛一個人沒有道理，被愛也無緣由，就如阿碧之愛慕容復一樣，

是無法依正常視角去判斷是非曲直。

阿碧是服侍慕容復撫琴吹笛的小丫頭，與阿朱同屬慕容家的上等婢女，精通音律，住在「琴韻小築」，是個溫斯文的小姑娘。金庸寫阿碧出場：「只聽得欸乃聲響，湖面綠波上飄來一葉小舟，一個綠衫少女手執雙槳，緩緩划水而來，口中唱著小曲，聽那曲子是：『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采蓮遲。晚來弄水船頭灘，笑脫紅裙裹鴨兒。』歌聲嬌柔無邪，歡悅動心。」「這少女約莫十六七歲年紀，滿臉都是溫柔，滿身盡是秀氣。」雖非甚美，「但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溫柔，便不遜於十分人才的美女。」(頁 449-50)阿碧的心思首現於湖中唱曲：

只聽得阿碧漫聲唱道：「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樯輕拂歌塵轉。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頁 453)

一句「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聽得大理王子段譽忍不住欣羨慕容公子有婢如此，自是非常人物。

阿碧猶如《紅樓夢》中的襲人。襲人因溫柔和順，心地純良，得到賈母信任，派給全家最受寵溺的少爺寶玉做丫頭，又因柔媚姣俏而得到寶玉的喜愛，她服侍精心，手腳細心，軟語暖心，一如阿碧；所不同的是慕容復和賈寶玉對女兒情的看法不一。襲人全心全意地付出，暗暗編織著柔情之網，輕易地網住寶玉；阿碧同樣細心，想得周到：「阿朱姊姊，公子替換的內衣褲夠不夠？今晚咱兩個趕著一人縫一套好不好？」(頁 572)然慕容復一生碌碌，追求王霸雄圖的夢想，當復國之願成了泡影，人亦因此成了癡癩。《天龍八部》最後寫到段譽等人回到大理境內，在離天龍寺六十餘里的樹林中，見慕容復坐在一座土墳之上，頭戴紙冠，神色儼然，受七八名鄉下小兒朝拜；「墳邊垂首站著一個女子，卻是阿碧。她身穿淺綠衣衫，明艷的臉上頗有淒楚憔悴之色，只見她從一隻籃中取出糖果糕餅，分給眾小兒，說道：『大家好乖，明天再來玩，又有糖果糕餅吃！』語音嗚咽，一滴滴淚水落入了竹籃之中。」(頁 2123)段譽見到阿碧的神情，憐惜之大起，想招呼同去大理，妥為安頓，「卻見她瞧著慕容復的眼色中柔情無限，而慕容復也是一副志得意滿之態，心中登時一凜：『各有各的緣法，慕容兄與阿碧如此，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頁 2124)還是段譽好見識，現實世界裡慕容復的皇帝夢

是破碎了，然在其幻化的生活中，他的富貴夢卻可永遠不醒，且身邊還有一個平和溫柔，無怨無悔的阿碧為伴；至於阿碧，雖則心慕的公子幾成呆人，但不癡不呆焉能與之終身相守。若就情有所終而言，這兩人的確是該心滿意足了。

三、愛情心理學

(一) 愛情風格理論

愛情是親密關係的中心點，長期以來即是作家、哲學家、社會學家及一般大眾興趣所在，因而產生許多有關浪漫愛情本質的理論。社會學家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受到過去成長經驗的影響，一個人的今日是過去發展所塑造成的。心理學家也說一個人會選擇什麼樣的愛情是受到前述力量所影響，也受到自己的愛情取向所左右。因此做為一個現代人，我們可藉由了解個人的愛情心態來掌握愛的發展。社會學家李約翰（John Lee）對愛情做了很多研究，他從過去兩千西方愛情作品及數百民眾的愛情故事中整理區別出六種不同的愛情風格，將愛情視為種種色彩（colors of love），如此可區分不同的愛情型態和愛情需求。¹⁸ 這六種不同色彩的愛情風格有三種基本型：

1. 浪漫之愛（熱烈型）：追尋理想中的情人形象，包容對方缺點，多屬一見鍾情，注重外貌吸引力，愛人在心目中無人可取代。
2. 遊戲之愛（遊戲型）：將愛情視為與不同對象間的遊戲，享受過程不重結果，周旋於不同戀人間，戀人過度依附即抽身遠離。
3. 友誼之愛（友伴型）：是一種逐漸發展的情愫和友誼，由喜歡產生愛意，愛人是最知心最親密的朋友，甘苦共享，凝聚感情。

上述三種愛情色彩又可兩兩組合成以下三種不同風格的延伸型，且發展出其獨立的特性，完全脫離原型：

4. 佔有之愛（依附型）：由浪漫之愛與遊戲之愛組成。對感情強迫性的需求，心緒完全繫於愛人身上，行事極端敏感、猜疑、善變，充滿嫉妒等強烈情緒。
5. 利他之愛（無私型）：由浪漫之愛與友誼之愛組成。是一種只關注對方幸

¹⁸ 參見劉秀娟，《兩性關係與教育》，頁229-30。

福，不求回報的愛，對方的感受重於個人，犧牲小我，成就對方。

6. 現實之愛（計劃型）：由友誼之愛與遊戲之愛組成。以現實利益的考量來發展愛，對象符合標準始培養愛情，是一條件式的愛。

李氏的六種愛情風格頗能涵蓋近五十年來西方的各家愛情學說，再者其理論已經多位學者深入測試、探討，形成理論模型；儘管他的愛情論具包容性，然其所呈現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愛情觀，在國內《張老師月刊》曾以深入晤談及問卷方式，找尋情感的不同取向，嘗試為中國人的愛情分類，共區別出以下幾種類型：

1. 安定之愛（許諾的愛）：傳統中國人所重視的長久安定之愛。在平穩安定，即是幸福的前提下，顧家、有責任感、踐履許諾比有情趣來得實在。
2. 投契之愛：具現代感的氣味相投、相知相惜的結合，互信互重，為對方設想，擁有強烈歸屬感。其中又可分成三種型態：童真之愛、互補之愛和友伴之愛。
 - (1) 童真之愛：一嬌一寵，愛人與被愛分明，嬌縱者任性，視被愛為享受幸福，仰賴對方；寵溺者寬容，視對方為甜蜜負擔，無怨無悔。
 - (2) 互補之愛：截長補短的組合，計劃型的愛情，角色強弱之扮演恰如其分，彼此妥協、尊重、配合。
 - (3) 友伴之愛：知心好友，於生活實踐中孳生愛情，以智慧和方法維繫愛意。

另外，卓紋君以李氏的風格論為研究依據，針對中國古典文學對愛情的描述，並以百位留美學生為研究樣本，初步探討中國人的愛情，¹⁹ 得出與李氏相類似的愛情風格，將之分為：

1. 浪漫體貼之愛：熱烈型加無私型，同時強調浪漫及奉獻體諒的愛情表現。
2. 友誼型之愛：友伴型加熱烈型，此愛情型態呈現一種發展緩慢、穩定踏實；重在相知相惜的伴侶之情。
3. 無信諾之愛：遊戲型加依附型，遊戲型的特質再加未涉入的感情態度，透露一種缺乏信諾及專情的風格。
4. 條件型之愛：計劃型加遊戲型，完全以個人未來為考量的計算態度，愛情

¹⁹ 卓紋君，〈中國人的愛情風格〉，《高市鐸聲》，五卷一期，頁70-7。

對此類型的人而言是有條件的，此一風格頗符合中國傳統對婚姻所抱持的態度與觀念。

5. 矛盾型之愛：依附型加遊戲型，此類型所呈現出的感情態度是依賴且矛盾的，對自己的情史有所保留，但又不能忍受對方的冷漠。
6. 傳統型之愛：計劃型加無私型，結合傳統考慮父母家人的反應和個人的投入付出。

(二)《天龍八部》之愛情風格解析

在探討愛的類型中，其實也反映了愛的本質。在愛的關係上，不同的人對不同愛的要素有不同的在乎程度，因此組合成各種因人而異的愛情態度。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是古典的，卻演繹出現代色彩的愛情故事，若從愛情的視角觀照，則不啻是一風格多樣的愛情寶典。古人今人，為情所累者不計其數，《天龍八部》中的江湖兒女種種情緣，正體現出此亙古不變、跨越地域的愛情本質與愛情觀念。為探究《天龍八部》之江湖兒女情在歷時與共時的複雜愛情現象中所呈現的愛情風格與愛情關係，茲參酌李約翰與《張老師月刊》及卓紋君等所標舉的愛情分類，針對前節所論述之江湖兒女情逐一分析其愛情態度與愛情關係之繫聯，試圖發掘其間恆定的規律，以期提供另一較中國式而又擺脫現實長期飯票主義的愛情類型。本文共歸納出八種屬於中國式的愛情風格，分別解析如下：

1. 投契之愛

代表人物：生死相許的蕭峰、阿朱與色誘玄慈的葉二娘。

行為解析：重情重意的阿朱，當她認准蕭峰也就跟定蕭峰，全不管天下武林人士怎麼說。當蕭峰遲疑說：

「阿朱，你對我這麼好，不以我是契丹賤種而厭棄我麼？」阿朱道：「漢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又有甚麼貴賤之分？」（頁 892）

「跟著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後悔。跟著你吃盡千般苦楚，萬種熬煎，也是歡歡喜喜。」（頁 892-3）

蕭峰道：「從今而後，你別再叫我甚麼大爺、二爺了，你叫我大哥！」阿朱滿臉通紅，低聲道：「我怎麼配？」蕭峰道：「你肯不肯叫？」阿朱微笑道：「千肯萬肯，就是不敢。」蕭峰笑道：「你姑且叫一聲試試。」

阿朱細聲道：「大……大哥！」（頁 893）

是愛情讓他們有這種相知相惜、互信互重、甘苦共享的親密關係。至若正派的玄慈和葉二娘如何結下孽緣，金庸並未明說，只由蕭遠山口中道出當年他們在紫雲洞中相會云云，依時間和年齡推斷，玄慈應已是少林方丈、「帶頭大哥」的身份，而十八歲的葉二娘尚未成為惡人；兩人身份地位懸殊，如何接觸、結下情緣，僅能靠葉二娘片斷敘述來拼湊：「不是他引誘我，是我去引誘他的。」「他願到我的，他給我很多銀兩，給我好好安排了下半世的生活。」「我不能嫁他的。他怎麼能娶我為妻？他是個好人，他向來待我很好。是我自己不願連累他的。他……他是好人。」（頁 1773）玄慈說：「這些年來，可苦了你啦！」葉二娘道：「我不苦！你有苦說不出，那才是真苦。」（頁 1780）短暫的歡愉卻銘刻著愛的記憶，若不是這份相知相惜的投契，葉二娘何能誘得少林高僧逸軌？

2. 利他之愛

代表人物：一切只為王姑娘的段譽，和忠貞不二的阿碧。

行為解析：段譽愛戀王語嫣，是真正的「愛人」而不是「愛自己」，他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感受，哪怕自己會痛苦一輩子，也要王語嫣快樂。因為他太愛她了，甚至寧願違背自己意願去娶素未謀面的西夏公主，好成就王語嫣和慕容復的姻緣。相對應王語嫣在苦戀青梅竹馬的表哥慕容復不成，終於在掉落枯井的瞬間頓悟，她兩度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對於慕容復的心腸，與段譽對自己一片真誠，「兩相比較，更顯得一個情深義重，一個自私涼薄。她從井口躍到井底，雖只一瞬間，內心卻已起了大大變化。」（頁 1913）她選擇了真正愛她，把她看得比自己性命還重的段譽，這份愛很明顯地從得不到表哥回應的「友伴型」轉為突出理性與現實的考量。不同於王語嫣，阿碧對慕容復的愛是始終不變，是另一種奉獻無私的愛情類型，儘管慕容復從未曾注意到她，她還是將慕容公子擺在第一位。

3. 浪漫之愛

代表人物：排除外貌，以性本能為主的虛竹和西夏公主。

行為解析：兩人在黑暗中相親相愛，不知對方的姓名與模樣，最後靠著三道似平常又奇怪的題目尋到彼此，直可謂古代「才子佳人」型愛情喜劇的翻版；至於銀川公主相貌如何，從虛竹託交給段譽的書箋上寫道：「我很好，極好，

說不出的快活。」(頁1961)即可知再言相貌已落俗套。

4. 互補之愛

代表人物：男矮小，女高大，挨打不還手的譚公、譚婆。

行為解析：譚婆與師兄趙錢孫幾近青梅竹馬，然而兩人的愛情步調不一，以致失之交臂。譚公的忍功了得，明明武功比譚婆高，但妻子一掌打來，既不招架，也不閃避，夫妻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截長補短，倒也相安無事。

5. 佔有之愛

代表人物：因迷戀、嫉妒、獨佔欲導致偏執成魔的阿紫、游坦之。

行為解析：阿紫癡戀蕭峯一如游坦之癡迷阿紫，她跟蕭峯說是姊姊讓你照看我，緊隨著他不離，實則性情乖張殘忍的阿紫長這麼大，焉有誰照顧？為的只是一縷情絲牽絆。而在遼國偶見阿紫的游坦之，一見動情，病中氣悶的阿紫拿他作施虐開心的玩物，百般凌辱戲弄，他癡心如故，一個落花有意，一個流水無情，阿紫是施虐狂，癡絕的游坦之簡直就是被虐狂。

6. 矛盾型之愛

代表人物：要是他忽略我，我會做一些傻事來贏回他注意力的李秋水。

行為解析：無崖子愛上自己親手雕的玉像，從此不理睬師妹，無法忍受對方冷漠的李秋水為此招來許多俊秀少年郎調情，想讓無崖子再關心她、愛她，但適得其反，最後無崖子一走了之，而李秋水的心緒始終為情所苦，這是一種矛盾與占有兼具的愛情型態。

7. 遊戲之愛

代表人物：無所不愛，缺乏信諾及專情的段正淳。

行為解析：浪漫與愛慾讓段正淳尋得情感上的滿足，可樂極生悲的結果，非但所有的女人為他拼命，他自己也命喪其中；更諷刺的是私生女無數的他，最後繼承大理江山的段譽卻不是他的親生兒子。

8. 現實之愛

代表人物：沒有什麼最愛之人，一切以復興大燕為前提的慕容復。

行為解析：慕容復之所以捨貌若天仙的表妹，欲娶西夏公主，主因西夏能起兵助他復國，因此無論「西夏公主是無鹽嫗母也罷，是癡辣悍婦也罷，他都不放在心上，最要緊的是能助他光復大燕。」(頁1890)愛情對他而言是有條

件的，如此看來，阿碧在他的計畫中完全沒有任何考量之處。

感情的世界中，沒有情愛的《葵花寶典》，也沒有婚姻的《九陰真經》，無論是在學術界已揚名立威的李約翰的「愛情色彩」理論，抑或中國式為結婚而談戀愛，要求穩定、務實、安全可靠的感情理念，均無法讓我們成為愛情的常勝軍，但卻有機會助吾輩打通愛情的任督二脈，修練《易筋經》，而至脫胎換骨，雖則未能百毒不侵，毫髮無傷，至少悠悠情海得以全身而退。²⁰

(三) 異常心理概論

1. 心理自衛機轉

所謂「心理自衛機轉」乃指「自我」的心理防衛作業，用來應付挫折與不安的適應機轉。²¹心理自衛機轉的來源主要是潛意識，「它是一種妥協。當一個不顧一切要顯露的強烈的潛意識衝動是禁忌時，心理的另一個力量隨著起來與它發生衝突。」²²結果衝動只能以某種可被接受的偽裝形式出現，發現一種偽裝就是發現一種心理自衛機轉。對於介於「他願意做的」和「環境允許他做的」之間的妥協，每個正常人都能使用各種自衛機轉對付它。以下介紹三種與本文有關的心理自衛機轉：

(1) 潛抑作用

所謂「潛抑作用」乃是把不能被意識所接受的念頭、感情和衝動，在不知不覺中抑制到潛意識中去的作用，是各種心理自衛機轉之最基本方法。²³被潛抑的東西雖無法依自由意念想起，卻可經由偽裝的形式出現。

(2) 轉移作用

因對某一對象之情感、慾望或態度，是不為自己或社會所接受，故而把它轉移或讓渡到另一個較可被接受的對象，以減輕自己精神上的負擔，稱為「轉移作用」。²⁴其所轉移之對象與原來之對象有相似關係，帶有代替之性質。

20 見〈金庸法典〉，《金庸茶館·華山論劍》，頁13。

21 曾文星、徐靜，《最新精神醫學》，頁47。

22 洛斯克著，鄭安泰譯，《精神分析入門》，頁80。

23-4 詳曾文星、徐靜，《最新精神醫學》，頁48-63。

(3) 外射作用

心理學上的外射作用是指將自己所不喜歡，或不能接受的，自己的性格、態度、意念或慾望，轉移到別人身上，說是別人有這種惡習或惡念，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²⁵

2. 異常行為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現實生活常以種種方式置我們於難以自作主張的境地裏，一個正常人能在作決定時盡量不傷害到別人和自己，他能利用可能之下最充分的潛力生活，而免除許多不必要的煩惱和恐懼；他也能完美地表達愛和感受愛，以及接受愛的回報。²⁶ 有些人則對生活、人們和自己的看法都是偏曲的，他可能會傷害別人或自己。每一種心理異常都代表患者心理上的一場戰爭。不論是那一種情況，內在的需要都被潛抑下來。由於不能以真正的形式來維護自己，這些需要只好藉個人心理防衛上的一些漏洞來粉飾自己，透過這重偽裝，以較不被社會反對的形態衝過潛抑，侵入意識生活中；如此潛意識裏的慾望和需求，各以不同的替代形式來表達自己和獲得滿足。這些替代形式的表現，即一般所謂心理症的病癥。以下介紹數種與本文有關的心理異常。

(1) 心因性失憶症

屬解離性疾患的一種。²⁷ 乃指人在飽受重大壓力後，忽然喪失有關自己的重要記憶。失憶的情況可分為幾種：「局部性失憶」，指對某件事情發生的前後情況完全失掉記憶，如發生嚴重車禍，把發生車禍前一直到車禍發生後數天的事都忘記，但其他事則還記得。「選擇性失憶」，對發生事件只選擇性的記得一些，選擇性的忘掉一些，如他只忘記忍受不了的或深具恐嚇性與打擊性的事物。「全盤性失憶」，指對個人整個生活背景，包括名字、家人、住址完全不記得。²⁸

25 同註 23。

26 洛斯奈著，鄭安泰譯，《精神分析入門》，頁 44。

27 曾文星、徐靜，《最新精神醫學》，頁 289。

28 林天德，《變態心理學》，頁 250 - 1。

(2) 自戀型人格異常

佛洛伊德從身體特徵與心理特徵相結合的觀點出發，以「原慾」(libido)為基礎，將人分成性慾型、自戀型和強迫型三種，認為以混合型性慾/自戀型最為普遍。性慾型的人最怕失去愛，因此對他們所愛的人有特殊依戀。自戀型的人主要興趣在自我保護，具獨立性，不易受威脅，其自我中充滿大量的進攻性，對愛的偏好明顯大於被愛。而性慾/自戀型將對立面聯合起來，使之相互調合，與其他兩種混合類型相比，這類人的自戀中攻擊性及其行為佔據了主導地位。²⁹對自戀型的人而言，所愛的可能是現在的自己、過去的自己、未來的自己及曾經屬於過他的人。女性，尤其長相佳者，易發展為一定的自鳴得意；這樣的女性只愛自己，與男性愛女性的強烈感情形成明顯對比；女性的需要此時不是愛，而是被愛，滿足此一條件的男人即能取悅她們。³⁰

3. 拉岡³¹ (Lacan) 的鏡像階段論與主體三層結構說

鏡子在拉岡的理論中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他人也具有鏡子功能。一般情況下，我們每個人往往藉由他人而認識自己。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中，自我應當理解為一種「鏡中的我」，一種他人眼中的我，或者是我們願意讓別人見到的「我」。而鏡像階段對自我的整體性認識，是一種想像的虛幻層面的認識，其自我認識建立在虛幻的光學影像之上。³²

其主體三層結構說乃是對他的主體理論的結構學分析，他指出「想像、象徵與實在」是人類現實性的三大領域。³³想像界或想像秩序產生於鏡像階段，既是一個特定的時刻或階段（對自身影像或某種原始意象的自戀性認同），亦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主體對任何對象的理想化認同，都是一種想像的關係

29 佛洛伊德，〈力比多類型〉，《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頁 304。

30 佛洛伊德，〈論自戀·導論〉，《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頁 272-3。

31 雅克·拉岡 (1901-1981)，二十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師之一。他畢生精力奉獻給精神分析學，試圖藉助於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和數學等知識和技術，重新解讀佛洛伊德的「本文」，賦予其科學的地位，從而創立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

32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頁 143。

33 杜聲峰，《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頁 160。

上情場失意而致心灰意冷，行事癡狂，不知「我是誰」，亦不願知「我是誰」，只以「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自稱，簡稱趙錢孫。

忘了我是誰的趙錢孫，很顯然地在潛意識中忘記自己，失去自己，轉換自己，試圖解離或逃出他自己。當一個人遇到嚴重壓力，卻突然間不認帳，企圖以一個不認同過去我的新我出現，他就可能患上解離性疾病。這是一種逃避方式，使患者再也不必對自己的過去負責。依趙錢孫的行為判斷應屬心因性失憶症。原來當年雁門關外血戰，趙錢孫不是受傷，乃是嚇得暈了過去。後來活了轉來，行屍走肉至今。而少年時代同窗共硯的師妹移情別戀，另嫁他人，對他自是又另一重大打擊，因此傷心得連姓名也不要了。

2. 潛抑與轉移

代表人物：不愛美人愛雕像的無崖子。

心理解析：無崖子和李秋水兩人曾在無量山「瑯嬛福地」有過一段甜蜜日子，他是個全能的天才，武學自不在話下，難得醫卜星象，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其傳世之作共有三件，一是玉像，另二是畫像。小說中分別用若干話語描述這三件作品，其中有共同關聯處：均酷似王語嫣；首先出現的是玉像，透過段譽之眼，發現王語嫣的「臉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膚色、身材、手足，竟然沒一處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復活。」（頁 504）其次無崖子交一卷軸予虛竹，其中所繪是身穿宮裝的美貌少女。虛竹道：「原來便是外面那個王姑娘。」再次西夏公主招駙馬，天下俊才齊聚公主的內書房，廳堂壁掛滿字畫。「段譽對牆上字畫一幅幅瞧將過去，突然見到一幅古裝仕女的舞劍圖，不由得大吃一驚，『咦』的一聲。圖中美女竟與王語嫣的容貌一模一樣，只衣飾全然不同，倒有點像無量山石洞中那個神仙姊姊。」（頁 1948）爾後，童姥和李秋水臨死前看到虛竹身邊那幅畫像，反應各異，一個說「不是她」，一個說「是她」，究竟畫中人是誰？據李秋水的說法是她的小妹，無崖子果真不知不覺中愛上李秋水的小妹子，因而在繪李秋水畫像時，又不知不覺將姊姊畫成妹妹？

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謂藝術家創造與反叛有密切關係。他說：「藝術家一般都是說話溫和的人，他們關心的只是他們內在的心象和幻想。」³⁷其

37 王淦嘉，《精神分析與文學》，頁 87。

謂「天才」（此處專指藝術方面的天才）與「瘋子」有一似是而非之處，「天才」與「瘋子」雖然都在內心有一個幻想的產物，但「天才」渴望將其「內在幻想」在稿紙或畫布上轉變成「外在實體」（用佛洛伊德的說法，則是『尋找一個返回現實之路』），而在內在幻想與外在實體間有一「痛苦差距」，當藝術天才要將此差距減至最少，即創造出他認為最完美的作品時，其自律神經系統中的副交感神經會受到抑制，而交感神經則受到刺激，這些神經系統的作用在肉體上的變化是心跳加速、視力增強且集中，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作品上，對周遭的事物渾然無覺；此行徑在一般人心目中形如瘋子。³⁸ 無崖子是一位天才型的藝術家，昔年在大理無量山中開闢洞府，與李秋水兩情纏綿，為見證愛情，他在石室東壁上刻著《莊子》〈逍遙遊〉、〈養生主〉、〈秋水〉、〈至樂〉幾篇，「筆法飄逸，似以極強腕力用利器刻成，每一筆都深入石壁幾近半寸。文末題著一行字云：『逍遙為秋水妹書。洞中無日月，人間至樂也。』」（頁67）他以《莊子》兩篇最著名文章為自己名字，配合「洞中無日月」的恩愛生活，誠逍遙又至樂也。後又以李秋水的形貌為樣，手雕玉像，完成後卻終日望著玉像出神，答非所問，整個心思都貫注在玉像身上，從此不大理睬身邊會說、會動、會笑、會愛他的師妹。李秋水不了解無崖子的心理變化，為引起注意，招來許多俊秀少年郎調情，想讓無崖子再關心她、愛她。

一怒而去的無崖子對李秋水的愛並未褪色，於是再繪下命虛竹前去尋師學藝的宮裝美少女圖畫，只是對於李秋水的反叛（招來俊秀少年郎在他面前調情）不能亦不願釋懷（他擺下珍瓏棋局，尋覓才俊傳授武功，見到相貌醜陋的虛竹長嘆三聲，連說六個「難」字，說明其潛意識裡仍認為李秋水喜歡俊秀少年），他將這種情感「潛抑」下來，只願記得「洞中無日月」時的李秋水的形貌，然此時李秋水容貌和她十分相似的小妹子，較之更符合無崖子「內在的心象和幻想」，因而在不知覺中「轉移」了對象，繪成了有酒窩和黑痔的李秋水的小妹子的模樣。至於西夏皇宮中所掛之畫像，「圖中美女右手持劍，左手捏了劍訣，正在湖畔山邊舞劍，」（頁1948）當是兩人感情尚未生變之際所畫。玉像、畫像和王語嫣間的差異又可補充說明無崖子的「心理自衛機轉」：

38 同註37，頁212。

- (1) 段譽再看仔細，「終於發覺，眼前少女（指王語嫣）與那洞中玉像畢竟略有不同：玉像冶艷靈動，頗有勾魂攝魄之態，眼前少女卻端莊中帶有稚氣，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這少女更加活些。」（頁 504）
 - (2) 西夏皇宮中所掛之畫像，「畫中人身形較為豐滿，眉目間略帶英爽之氣，不似王語嫣那麼溫文婉變，年紀顯然也比王語嫣大了三四歲，說是無量山石洞中那位神仙姊姊，倒似了個十足十。」（頁 1949）
 - (3) 虛竹身上的畫像，「圖畫筆致工整，卻又活潑流動，畫中人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便如將王語嫣這個人縮小了、壓扁了、放入畫中一般。」（頁 1357）
- 無量山石洞中的玉像與西夏皇宮中的畫像是同時期作品，故「似了個十足十」；虛竹身上的畫像已滲入無崖子經「轉移」作用後，帶有替代性質的對象—李秋水的小妹子的模樣。藉由心理自衛機轉的方法，無崖子處理了自己與現實的關係，減除心理的挫折，求得內心的安寧。

3. 自戀型人格異常

代表人物：王爺的老婆與情婦。

心理解析：在《天龍八部》中與段正淳有過一段情的女子在他離去後，幾乎仍過著被過去情感牽絆，毫無主體性的生活。據拉岡的理論，「一個人要在象徵秩序中確立主體的地位，須賴他人對他的地位的確立」；段正淳的情婦們幾乎都停留在想像認同的鏡像階段，即對自我的自戀，當處於象徵界的他者段正淳（有鏡子功能）未能給予如鏡像對自己的注視凝望，主體就會因自我的完形無法確立而變得惶惶不可終日，或需靠攻擊他者來自我防禦。前者如甘寶寶、阮星竹，後者如秦紅棉、刀白鳳、王夫人和康敏。

聚如春夢散如煙，愛情是沒有道理的。甘寶寶得知段正淳已娶妻，下嫁鍾萬仇，立誓不再見他，雖得鍾萬仇全心寵愛，卻幽怨度日，神思恍惚作著白日夢：「倘若你不是王爺，只是個耕田打獵的漢子，要不然，是偷雞摸狗的小賊也好，是打家劫舍的強人也好，我便能跟了你去……我一輩子跟了你去。」「難道……難道這一輩子我當真永遠不再見你一面？連一面也見你不著？我……我還是死了的好。」（頁 379）她的攻擊性較弱，不主動出擊，只是叫人送信給師姊秦紅棉去追殺其他的情敵。阮星竹則拋下稚子阿朱、阿紫，一個人在江南的鏡湖小築癡癡盼著不知何日再來的情郎，她的生命只存在過往的柔情記憶

中。她應該是除元配刀白鳳外，將段正淳留在身邊最久的情婦（因為她生了兩個女兒），故對段正淳的癡戀到了「你就是說了不算數，只是嘴頭上甜甜的騙我，叫我心裏歡喜片刻，也是好的。」（頁929）的地步。

當年外號「修羅刀」的秦紅棉，在段正淳離去後，帶著女兒遠居山上，自名幽谷客，以杜甫〈佳人〉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來自戀自憐。其攻擊慾強烈，主要表現在追殺段正淳其他情人的行徑上，以為清除那些感情的障礙物，就能獲得男人的真心；她甚至灌輸女兒木婉清天下男子都不是好東西的觀念，並要她立下毒誓，見其面目者，若不殺他就要娶她，而丈夫若負心須親手殺了他，一旦有違誓言，下不了手，就得自刎。這一切表面上看來好似保護女兒不上男人的當，以免她受相同的苦，實則正暴露出她從未走出被拋棄的傷痛。對於段正淳，秦紅棉正是愛恨交加的典型，在幽居的生活中不時靠著練段正淳曾傳授她的五羅輕煙掌來回味過去，而每練一次就要發一次脾氣；她自己不能、不忍殺負心漢段正淳，卻要女兒若是真的遇上負心漢定要將他殺了，或許此舉可為她帶來替代性的滿足。

身為元配的刀白鳳，由於彼此距離太近而失焦，所以她選用脫軌來陳述無言的報復。其攻擊性表現在自暴自棄地作賤自己，委身於一個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臭叫化。她因丈夫一次又一次的不忠而傷心欲絕，認為用相同的方式就可以達到報復丈夫的目的，透過自我想像的「外射作用」：「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別處。」實則段正淳至死都不知段譽的身世，又如何會被她的報復舉動所傷害？而她亦未嘗因這樣的報復減輕自己被丈夫背叛的痛苦，反倒後來出家做了道姑，成為云空未必空的玉虛散人。

王夫人是段正淳眾情人中攻擊慾僅次於康敏的變態型人物。她嗜種茶花，並非附庸風雅，憐花惜花，而是靠著想像，將對段正淳的愛「轉移」到茶花上，藉以延續式微的愛情。當年兩人定情於姑蘇的曼陀山莊，段正淳曾送她一朵曼陀羅花，段正淳離去後，王夫人不惜重資，收購各種名品山茶花移植山莊，而段譽卻笑她不懂山茶，偏要種山茶，真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書中說道，王夫人極愛茶花，然茶花被神聖象徵化，當是段正淳離去後所致。原來段正淳「在

各處欠下不少風流債，眾債主之中，以王夫人最難纏。秦紅棉、阮星竹等人不過要他陪伴在側，便已心滿意足，這王夫人卻是死皮賴活、出拳動刀，定要逼他去殺了元配刀白鳳，再娶她為妻。」（頁 2006）獨佔慾甚強的她在段正淳離去後主體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在心理自我防衛機轉作用下，她將心中隱伏的情感、慾望轉移讓渡到大理所盛產的茶花上，藉由茶花來維繫在江南曼陀山莊的她與在大理鎮南王府的段正淳間因距離遙遠而失去的平衡感。其實，在書中金庸亦嘗經由段譽的揣度為王夫人作了一番心理分析：「原來她也是爹爹的舊情人，無怪她對山茶花愛若性命，而對大理姓段的又這麼恨之入骨。……她一捉到大理人或姓段之人便要將之活埋，當然爲了爹爹姓段，是大理人，將她遺棄，她懷恨在心，遷怒於其他大理人和姓段之人。她逼迫在外結識私情的男子殺妻另娶，是流露了她心中隱伏的願望，盼忘爹爹殺了正室，娶她為妻。自己無意中說一個女子老是與人打架，便不為美，令她登時大怒，想必當年她曾與爹爹爲了私情之事，打過一架。」（頁 1985）由此可看出王夫人絕非單純地喜歡茶花，而是透過茶花這個媒介物來思念、回味、痛恨段正淳。

自己的丈夫要殺，有過私情的男人要殺，沒瞧她容貌的男人也要殺的康敏，其所作所爲可稱得上是「自戀型人格異常」的典型性代表。在希臘神話裏，納西瑟斯（Narcissus）是個英俊的青年，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後，就瘋狂愛上它，在他想更貼近水面看自己的影像時，不幸跌入水裏淹死。心理學即以自戀慾者（Narcissist）來描述那些過分自我中心的人。³⁹ 自戀型人格異常的特性在於他們看自己是「特殊 / 單一無二 / 有特權 / 高人一等」；看他人是「低等人 / 崇拜者」；主要信仰是「因我特殊，應受特別招待 / 我比他人好」；主要策略是「利用他人 / 操縱 / 競爭」。⁴⁰ 獨佔欲極強的康敏，完全符合上述的剖析，不同於段正淳的其他情人只需要段正淳這個他者的注視凝望即可，自負美貌的她，在段正淳「不看她」時，由愛生恨，一口咬下段正淳的肩頭肉，猶理直氣壯說道：「段郎，我實在非常非常的想你、愛你，只盼時時刻刻將你抱在懷裏親你、疼你，只因為我要不了你，只好毀了你，這是我天生的脾氣，

39 洛斯克著，鄭安泰譯，《精神分析入門》，頁 79。

40 林天德，《變態心理學》，頁 171。

那也沒有法子。」(頁1010)

在康敏的自戀模式中，除段正淳的注視凝望外，尚需其他人的注視來印證自己的「特殊／單一無二／有特權／高人一等」等的自戀信念，如她自詡：「那天百花會中，我在那黃芍藥旁這麼一站，會中的英雄好漢，那一個不向我呆望，那一個不是瞧著我神魂顛倒？」(頁1024)正因為他者的注視是主體存在的憑恃，所以當蕭峯連正眼也不向她瞧上一眼時，她再次展現因自戀所導致的侵略攻擊態：

你難道沒生眼珠子麼？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漢，都要從頭至腳的向我細細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視，乘旁人不覺，總還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幾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會中一千多個男人，就只有你自始至終沒瞧我。你是丐幫的大頭腦，天下聞名的英雄好漢。洛陽百花會中，男子漢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幾眼，我在自負美貌，又有甚麼用？那一千多人便再為我神魂顛倒，我心裏又怎能舒服？(頁1024)

「自戀型人格異常者注重權力，誇大且表現自信的樣子，他們的自尊普遍很低。他們常自覺騙人、挫敗並隱藏他們真實的自己以免受傷害。」⁴¹是以蕭峯明明見到康敏，可就是視而不見，眼光從她臉上掠過，沒停留片刻，就當她跟庸脂俗粉沒絲毫分別時，這就嚴重打擊康敏的自信與自尊，因此她只有藉由「外射」作用，認定蕭峯之所以不看她是因為「自逞英雄好漢，不貪女色」，是「偽君子，不要臉的無恥之徒」，(同上)為此她也要毀掉蕭峯，教他身敗名裂，再也不得逞英雄好漢。由於篤守「因我特殊，應受特別招待／我比他人好」的信仰，而蕭峯不看她，嚴重威脅到她自恃美貌的信念，故而利用操縱白世鏡、全冠清等人揭露蕭峯身世，要他做不成丐幫幫主，無法立足中原。

康敏的下場與想更貼近水面看自己的倒影而不幸跌入水裏淹死的納西瑟斯同發人深省。在蕭峯追問帶頭大哥的下落時，飽受阿紫折磨的馬夫人卻要他將之抱在懷裏，好好的瞧上半年，當阿紫笑道：「這麼醜八怪的模样，有那個男人肯來瞧你？」馬夫人驚道：「你說我是醜八怪的模样？鏡子，鏡子，我要鏡

41 張景然等譯，《心理異常診斷與治療》，頁295。

子！」當她往鏡中看去，「只見一張滿是血污塵土的臉，惶急、凶狠、惡毒、怨恨、痛楚、惱怒，種種醜惡之情，盡集於眉目唇鼻之間，那裏還是從前那個俏生生、嬌怯怯、惹人憐愛的美貌佳人？……她一生自負美貌，可是在臨死之前，卻在鏡中見到自己這般醜陋的模樣。」（頁1030）

自戀型人格異常者由於無法在象徵秩序中找到定位，其結果就如段譽所感嘆：「爹爹那些舊情人個個脾氣古怪。秦阿姨叫女兒來殺我媽媽。阮阿姨生下阿紫這樣一個妹妹，她自己的脾氣多半也好不了。甘阿姨明明嫁了鍾萬仇，卻又跟我爹爹藕斷絲連的。丐幫馬副幫主的老婆更是乖乖不得了。就說我媽媽罷，她不肯和爹爹同住，要到城外道觀中去出家做道姑，連皇伯父、皇伯母苦勸也是無用。」（頁1996）

三、結語

四、結語

當我們讀到一些中國的愛情故事時，總覺得在中國社會裏，「情緣」代表著悲劇。千古流轉，情緣依舊，即使不相信愛情神話的現代人，也極少不被它攪亂一池春水。⁴² 已故作家三毛曾說，她一般不看武俠小說，但對金庸情有獨鐘，認為金庸小說只是寫了一個人類至今仍說不清、道不明，可為之上天堂、亦可因之地下地獄的一個字：「情」。⁴³ 愛情之所以能成為文學藝術永恆的主題，正是因為作家永遠寫不完，理論家永遠道不清之故。金庸筆下的江湖兒女，無論正邪人物的愛都有其執著的生命、人性情調，而命運的播弄，狂喜窮哀，幾乎體現人類之情的全部歡樂和苦難。歷來論者皆因《天龍八部》這部小說題目源自佛經，謂其受佛教思想深刻影響，謂其內容是來自人性（或對人性的認識）中的貪、嗔、癡的種種病態的深刻揭示。⁴⁴ 本文僅單純地從男女兩性的對待關係中去探討不同的愛情態度其親密關係的品質為何？當愛情被壓抑或失去愛情時，陷溺於想像、自戀之網的癡情兒女，其觀看自我、觀看他人的模式乃至於在象徵秩序中找不到定位者又會導致何種惡果？當情感中的感性與理性取得平

42 莊慧秋等，《中國人的姻緣觀》封底字。

43 三毛，《夢裏花落之多少》，頁183。

44 見陳墨，《賞析金庸》，頁269-70。

衡時，所呈現出來的愛情風格是較具有積極正面意義的投契、利他、互補和浪漫之愛，反之則出現負向的佔有、矛盾和遊戲之愛。一旦觀看模式出問題，主體將失去自我的完形，有人只好藉心理防衛上的一些漏洞來粉飾偽裝自己，有人則靠著侵略攻擊他人來鞏固自我信念。凡此種種古人心現代情，正是本文作者企圖通過對《天龍八部》之江湖兒女情的心理分析，從而揭示人類亙古不變的共通的愛情心理奧秘，亦企盼透過金庸武俠小說的超強感染力，提供一較普遍認同的愛情風貌，以資情場的高手、新手各取所需，各安其好。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金庸(1996)，《天龍八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倪匡(1997)，《再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倪匡(1997)，《三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溫瑞安(1997)，《天龍八部欣賞舉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吳靄儀(1998)，《金庸小說的男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吳靄儀(1998)，《金庸小說的女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吳靄儀(1998)，《金庸小說看人生》(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羅龍治等(1997)，《諸子百家看金庸【貳】》(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三毛等(1997)，《諸子百家看金庸【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薛興國(1997)，《通宵達旦讀金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陳墨(1997)，《情愛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
- 陳墨(1997)，《賞析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
- 陳墨(1995)，《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陳墨(1995)，《金庸小說人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陳墨(1995)，《金庸小說之謎(一)、(二)》(祥一出版社)
- 天地人工作室(1999)，《金庸書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曹正文(1996)，《金庸小說人物譜》(台北：知書房出版社)

- 乃榕（1998），《超 HIGH 的金庸人物》（台北：利豐出版社）
- 張老師月刊編輯部（1988），《中國人的愛情觀》（張老師出版社）
- 莊慧秋等（1991），《中國人的姻緣觀》（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子旭（1994），《兒女情長話紅樓》（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 江漢聲、晏涵文主編（1995），《性教育》（台北：性林文化事業出版社）
- 詳諾曼·古德曼著，陽琪、陽琬譯（1995），《婚姻與家庭》（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陳正文等譯（1997），《人格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劉秀娟（1997），《兩性關係與教育》（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曾文星、徐靜（1990），《最新精神醫學》（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洛斯奈著，鄭安泰譯（1994），《精神分析入門》（台北：志文出版社）
- 林天德（1995），《變態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 佛洛伊德（2000），《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台北：知書房出版社）
- 王國芳、郭本禹（1997），《拉岡》（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杜聲峰（1988），《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王溢嘉（1995），《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出版社）
- 蕭文主編，張景然等譯（1998），《心理異常診斷與治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二、期刊、論文

- 王慶福（1995），《大學生愛情關係徑路模式之分析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卓紋君（1994），〈中國人的愛情風格〉，《高市鐸聲》，五卷一期。
- 金庸茶館（2001），〈金庸法典〉，《華山論劍》（<http://jinyong.ylib.com.tw>）